

古

今

中

外



经 典 名 著

飘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CLASSICS MASTERWORK

CLASSICS MASTERWORK

I712.45

481

:1



世界文学名著

飘

上

[美国]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邓阳 蔺飞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名著 《飘》上

作者：[美国]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责任编辑：邢爱光

责任校对：邢爱光

装帧设计：邢爱光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刷：北京市通州京通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数：231.3 千字

印张：11.156

版次：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387—1553—3/I·1409

总定价（全套共三册）：210 元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25)
第三章	(46)
第四章	(71)
第五章	(85)
第六章	(107)
第七章	(147)
第八章	(157)
第九章	(174)
第十章	(204)
第十一章	(218)
第十二章	(223)
第十三章	(241)
第十四章	(255)
第十五章	(264)
第十六章	(276)
第十七章	(283)
第十八章	(301)

第十九章·····	(313)
第二十章·····	(331)
第二十一章·····	(339)

第二部

第二十二章·····	(356)
第二十三章·····	(362)
第二十四章·····	(381)
第二十五章·····	(411)
第二十六章·····	(424)
第二十七章·····	(448)
第二十八章·····	(462)
第二十九章·····	(479)
第三十章·····	(493)
第三十一章·····	(509)
第三十二章·····	(529)
第三十三章·····	(547)
第三十四章·····	(563)
第三十五章·····	(589)
第三十六章·····	(617)
第三十七章·····	(655)
第三十八章·····	(674)
第三十九章·····	(707)

第三部

第四十章·····	(728)
第四十一章·····	(746)

第四十二章	(771)
第四十三章	(789)
第四十四章	(806)
第四十五章	(820)
第四十六章	(844)
第四十七章	(853)
第四十八章	(880)
第四十九章	(891)
第五十章	(905)
第五十一章	(919)
第五十二章	(926)
第五十三章	(946)
第五十四章	(963)
第五十五章	(979)
第五十六章	(986)
第五十七章	(1000)
第五十八章	(1016)
第五十九章	(1021)
第六十章	(1034)
第六十一章	(1039)
第六十二章	(1054)
第六十三章	(1061)

第
一
部

第一章

虽然思嘉·奥哈拉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像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一样为她的魅力所迷住的男人们，就不这样想了。她的脸上即有她母亲的娇柔——来自法兰西血统的海滨贵族；又有她父亲的粗犷——来自浮华俗气的爱尔兰人，这两种特征混在一起显得有点不太协调，但是这张脸上尖尖的下巴和四四方方的牙床骨，却很引人注目，她那双淡绿色的眼睛纯净得像一潭深可见底的碧水，配上乌黑的睫毛和翘起的眼角，显得韵味十足，眼睛上面是两条墨黑的浓眉斜在那里，使她木兰花般白皙的肌肤平添了两道十分明显的斜线，这样白皙的皮肤对南方妇女是十分珍贵的。她们总是用帽子、面纱和手套把皮肤保护起来，以免遭受佐治亚炎热太阳的暴晒。

1861年4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思嘉同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在她父亲的塔拉农场阴凉的走廊里坐着，她的美丽显得更加明媚如画了。她身穿一件崭新的绿花布衣裳，长长的裙子自裙箍往下舒展着，配上她父亲从亚特兰大为她带来的新绿羊皮便鞋，显得分外相称。她的腰围只有17英寸，是附近三个县里最细小的，而这身衣裳更把腰肢衬托得更纤细婀娜，加上里面那件紧身的小马甲，使她的只有16岁但已发育得很好的乳房便跃然显露了。不过，无论她散开的长裙显得多么朴实，发髻梳在后面显得多么端庄，交叠在膝头上的小手显得多么文静，但是她的本来面目终归是无法掩饰的。那双绿色的眸子嵌在这张娇

媚的脸上，却仍然是那么的任性而且生意盎然。与她的装束仪表很不相称。她的举止是由她母亲和嬷嬷的严厉管教强加给她的，但她的眼睛则代表了她自己。

孪生兄弟在她的两旁懒懒地斜靠在椅子上，斜望着从新装的玻璃窗透过来的阳光谈笑着，四条穿着高统靴和因经常骑马而强壮的长腿交叠在那里。他们已经 19 岁了，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体格强壮，肌肉坚实，黑黑的脸膛，深褐色的头发，眼睛里闪着快乐的光芒。他们都穿着蓝上衣和深黄色裤子，长相也像两个棉桃似的一模一样。

外面，阳光撒落在场地上，一簇簇的白色花朵在绿色的背景中被映照得分外鲜艳。孪生兄弟骑来的两匹红色高头大马就拴在车道上；马腿旁边有一群猎犬。远一点的地方躺着一条白色带有黑花斑的随车大狗，它把鼻子贴在前爪上，耐心等待着两个小伙子回家去吃晚饭。

在这些猎犬、马匹和两个孪生兄弟之间，有一种比平常更密切的关系。他们都是年轻、健壮而毫无思想的动物，也同样圆滑而优雅，两个小伙子和他们所骑的马一样精神而又危险，可对于那些知道怎样驾驭他们的人又是那么的可爱。

坐在走廊里的人，虽然都出生在优裕的庄园主家庭，并且从小由仆人细心服侍着，但他们给人的感觉并不懒散。他们像一辈子生活在野外、很少读书的乡下人一样，显得强壮而有活力。生活在北佐治亚的克莱顿县，与奥古斯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比较起来还有一点粗犷风味。南部开化得较早的文静居民瞧不起内地佐治亚人，可在北佐治亚，人们并不以缺乏高雅的传统文化教育为耻，只要在那些在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学得精明就足够了。他们心目中所关注的事，就是种好棉花，骑好马，打准枪，跳舞跳得轻快并善于体面地追求女人，喝酒时像个温文尔雅的绅士。

这对孪生兄弟在这些方面都很精通，就像他们学习书本知识的无能一样出众。他们家拥有比全县其他人家更多的钱、马匹和奴隶，可是两兄弟同他们的穷邻居比起来，胸中的文墨更少得可怜。

因为这个原因，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在塔拉农场走廊里聊天，消磨这四月傍晚的大好时光。他们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而这是最近两年中开除他们的第四所大学了。于是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博伊德，也同他们一起回到了家里，因为这所学校既然不欢迎他们的孪生兄弟，两位做哥哥的也就不愿意在那里待下去了。斯图尔特和布伦特把他们最近一次的除名当做一个有趣的事；而思嘉呢，她自从去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校以后就一直没摸过书，所以也像他们那样觉得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我想你们俩一点也不在乎被学校开除，汤姆也是，”思嘉说。“可是博伊德怎么办？他一心想着读书，而你们俩接连把他从每所大学拖了出来，如今又从佐治亚大学回来了。如果这样，他永远也不能完成他的学业！”

“唔，他可以到费耶特维尔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去学法律嘛，”布伦特心不在焉地答道。“并且，这并没有什么。反正在学习结束之前我们仍得回家。”

“为什么？”

“战争嘛！傻瓜！战争随时可能爆发，难道你认为战争打响之后我们仍继续留在学校里吗？”

“你明明知道战争不会爆发的，”思嘉气愤地说。“那只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就在上个星期，艾希礼·威尔克斯和他父亲还对我爸说，咱们派驻华盛顿的专员将要同林肯先生达成一个关于南部联盟的协议呢。况且不管怎样，北方佬根本不敢和我们打仗，他们害怕我们，还谈它干什么，我讨厌这些事情。

“不会打仗！”李生兄弟喊了起来，就像他们被欺负了似的。

“亲爱的，战争当然会打起来的啊！”斯图尔特说。“虽然北方佬害怕咱们，可是自从前天波尔格将军把他们赶出萨姆特要塞以后，为了不被全世界耻笑，他们只好打起来了。”

听到这里，思嘉嘟起小嘴显得很不耐烦。

“你再说一声‘战争’，我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理你们了。我这辈子感到‘战争’这个词是最讨厌的，除非那个词意味着‘脱离联邦’。爸爸和所有来看他的绅士们也叫嚷着什么萨姆特要塞、州权、亚伯·林肯，整天谈论战争，战争，我简直烦透了！而且所有的男孩子也都在谈论战争以及他们的军队。因为男孩子只谈这个，今年春天，任何晚会上都没有听到一点快乐的事情。佐治亚要等到过了圣诞节以后才宣布脱离联邦是令我最高兴的，否则圣诞晚会也会被糟蹋了。要是你再谈‘战争’我就马上进屋去了。”她说到做到，因为不以她为主题的谈话她从来就不允许进行下去。不过她说话时仍面带微笑，刻意加深脸上的酒窝，迅速地扇动起两圈又硬又黑的睫毛像蝴蝶翅膀似的。小伙子们给迷住了，她才感到一点满足，于是他们向她道歉，他们并不因为她讨厌战争而对她有丝毫轻视。相反，他们更敬重她，更认为她女人味十足了。战争本来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无关。

她终于如愿以偿地把他们从讨厌战争的话题支使开，随后便兴味十足地回到他们当前的话题上来。

“你母亲对于你俩又一次被开除的事怎么说呀？”小伙子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他们从弗极尼亚大学被请回家一次，而且母亲的表现很——。

“唔，她还没来得及说呢，”斯图尔特答道。“今天一清早趁她还没起床，汤姆和我俩就跑了出来。汤姆半路上去方丹家了，我们便径直这儿来了。”

“难道昨天晚上你们到家时她也没说什么吗？”

“昨晚我们运气可好了。在我们到家的时候，家里正热闹着呢，刚给送来上个月我妈在肯塔基买下的那匹公马。原来那畜生——它长得可真够劲，思嘉，你一定得告诉你爸，叫他赶快去看看，那畜生一路上咬了马夫两大口，还有我妈的两个黑小子也给踏坏了，他们是在琼斯博罗遇上的。而且，就在我们刚要到家的时候，我们的马棚也让它差点儿给踢翻了，我妈的那匹老公马草莓也被踢了个半死。我们到家时，妈正拿着一口袋糖在马棚里哄它，我想是为了让它安静下来，不过还真管用了。黑奴们简直给吓坏了，他们躲得远远的，瞪着眼睛，可妈还在跟那畜生像一家人似的亲切的说着话，而它正在吃她手里的糖呢。我妈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会跟马打交道了。那时她看见了我們，便说：‘天哪，你们四个又回来干什么呀？你们真是和埃及的瘟疫一样让人讨厌！’这时那匹公马开始喷鼻子直立起来，她赶紧说：‘赶快滚开，这个大宝贝现在生气了难道你们没看见吗？等明天早晨我再找你们算帐！’于是，我们便上床睡觉了。今天一早，趁她还没起床，我们便溜了出来，只留下可怜的博伊德一个人去对付她。”

“你们认为她会打博伊德吗？”思嘉知道，瘦小的塔尔顿太太对她那几个儿子还是很粗暴的——虽然他们已长大成人，她认为用鞭子抽他们的脊背也是有必要的，对于这种情形，县里的其他人和思嘉都有点不大习惯。

比阿特里斯·塔尔顿是个忙人，她有一大片棉花地，一百个黑奴和八个孩子，和一个养马场。她生性暴躁，动不动就为四个儿子经常吵架而大发雷霆，她认为偶尔打打她的孩子们，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坏处，而另一方面不许任何人打她的马或黑奴。

“不仅因为他年龄最大，她从来没有打过博伊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个矮子，”斯图尔特这样说，显然对自己那

六英尺的个头儿自豪。“这是我们为什么把他留在家里去向妈交代一切的原因。都晓得，我都19了，汤姆21了，可她还把我们当六岁孩子看待。妈不应当再打我们！”

“你母亲明天会骑那匹新买来的马去参加威尔克斯家的野宴？”

“她想骑的，但是爷爷说骑那匹太危险了。而且，无论如何，姑娘不会同意她骑。她们说，要让她至少像个贵妇人那样乘坐马车去参加宴会。”

“希望明天别下雨，”思嘉说。“一星期几乎天天下雨。要是把野宴改成家餐，那才是扫兴不过的事呢。”

“唔，明天准晴，还会像六月天那样炎热，”斯图尔特说。

“你看那落日，我还从没看过比这更红的太阳呢。用落日来判断天气，往往是不会错的。”他们都朝远方望去，越过奥哈拉家无边无际的新翻耕的棉花地，看到红红的地平线上。在弗林特河对岸的群山后面一片汹涌的红霞中太阳缓缓降落，四月份白天的温暖也渐渐消失，隐隐透出丝丝的凉意。

先是几场温暖的春雨，春天很早就来了，伴随来的是粉红的桃花突然纷纷绽放，河边湿地和山冈给山茱萸雪白也似的繁花装点起来。春耕已快要结束，湿润的土地饥饿似的等待着人们把它翻开并撒上棉籽，它在犁沟的顶上显出是淡红色，在沟道两旁的地方则呈现出猩红和栗色来。农场那座粉刷白了的砖房如同落在茫茫红色的一片由新月形巨浪组成的大海中的一个岛屿，但是当那些带粉红尖顶的水波分裂为浪花时，它立即僵化了。因为没有像佐治亚中部的黄土地或海滨种植场滋润的黑土地那样的长长的笔直的犁沟。北佐治亚连绵起伏的山麓地带被犁成了无数弯弯曲曲的垅沟，但说回来，这样就使肥沃的土壤不致被冲洗到河床里去。

这一片土地红得耀眼，雨后红得像鲜血一般，干旱时便成了满地的红砖粉，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产棉地。这里有洁白的房屋，翻耕过的田地，缓缓流过的黄泥河水，但同时也是一个阳光灿烂和阴翳深浓形成对比的地方。袒露在阳光之中的尚待种植的空地和绵延数英里的棉花田微笑着。即使在最炎热的中午它们也是幽暗而清凉的处女林在这些田地的边缘上，它显得有点神秘，有点不那么和善，其中那些飐飐作响的松树好像怀着老年人的耐心在等待着，好像轻轻的叹息：“当心呀！我们能够把你们要回来。因为你们原先就是我们的。”坐在走廊里的三个年轻人听到得得的马蹄声，那些干农活的人和骡马从地里回来了。马具链环的叮咛声和黑奴们的欢笑声；从屋子里传来思嘉的母亲爱伦·奥哈拉温和的声音，她在呼唤提着钥匙、篮子的黑女孩，然后这些黑女孩用尖脆的声调答道：“太太，来啦，”从后面过道里走向薰腊室脚步声，爱伦要到那里去给回家的田间劳动者分配食物。瓷器叮咛和银餐具叮叮的响声，这时管衣着和膳事的男仆波克已经在摆桌子开晚饭了。

听到这些声响，这对孪生兄弟知道他们该动身回家了。但是他们还在塔拉农场的走廊里徘徊，他们是不想回去见母亲的面，更盼望着思嘉邀请他们留下来吃晚饭。

“思嘉，我们谈谈明天的事吧，”布伦特说。“你是不是没有答应他们大家？不能因为我们不在，不了解野宴和舞会的事，而不让咱们明儿晚上多多地跳舞。”

“唔，我怎么知道你们都会回来呢？我哪能冒险在一边等着，等着专门伺候你们两位呀？我答应了！”

“你在一边等着？”两个小伙子放声大笑。

“亲爱的，你得跟我跳第一个华尔兹，末了跟斯图跳最后一个，然后我们一起吃晚饭。像上次舞会那样坐在楼梯平台上，让

金西嬷嬷再来给咱们算命。”

“我可不喜欢听金西嬷嬷算命。你知道她说过我会嫁给一个头发乌亮、黑胡子很长的男人，但我是喜欢黑头发男人的。”

“亲爱的，你喜欢红头发的吗？”布伦特傻笑着说。“现在，快说吧，答应跟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跟我们一道吃晚饭。”

“你要是肯答应，我们便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尔特说。

“什么？”思嘉叫着，一听到“秘密”这个词便像个孩子似地活跃起来。

“斯图，是不是我们昨天在亚特兰大听到的那个消息？如果是，那你知道，我们答应过不告诉别人的。”

“嗯，那是皮蒂小姐告诉我们的。”

“谁？”

“就是艾希礼·威尔克斯的表姐。你知道，皮蒂帕特·波密尔顿小姐，查尔斯和媚兰的姑妈，她住在亚特兰大。”

“这我知道，一个傻老太婆，我一辈子也没见过比她更傻的了。”

“对，我们昨天在亚特兰大等着搭火车回家时，她的马车正好从车站经过，她停下来跟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明天晚上的威尔克斯家的舞会上要宣布一门亲事。”

“唔，我也听说过，”思嘉失望说，“她的那位傻侄儿查理·汉密尔顿和霍妮·威尔克斯。这几年谁都在说他们快要结婚了，虽然他本人对这件事似乎有点不冷不热似的。”

“你认为他傻吗？”布伦特问。“去年圣诞节你可让他在你身边转了个够呢。”

“我没法不让他转呀，”思嘉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膀。“我觉得他这个人太娘娘腔了。”

“但是，明晚要宣布的并不是他的亲事，”斯图尔特得意地

说。“那是艾希礼和查理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的事哩！”

就像冷不防受到当头一击。虽然她脸色没有变，可是嘴唇发白了。甚至几秒钟过后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她脸色还那么平静地注视斯图尔特，他毫无分析头脑的，还以为她仅仅感到惊讶和很有兴趣。

“皮蒂小姐告诉我们，他们原准备明年才宣布订婚，因为媚兰小姐近来身体不怎么好；可战争是周围的人们讨论的主题，两家人都觉得不如赶快成婚的好。所以决定明天晚上在宴会上宣布。我们把秘密告诉你了，你看，思嘉，你也得答应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呀。”

“当然，我会的。”思嘉下意识地说。

“并且跳所有的华尔兹吗？”

“所有的。”

“你真好！我敢打赌，别的小伙子们准要疯了。”

“让他们去发疯好了，”布伦特说。“我们俩能对付他们的。对了，思嘉。明天上午的野宴也跟我们坐在一起好吗？”

“当然。”

哥儿俩心里美滋滋的但也有些惊异。尽管他们把自己看作思嘉所嘉许的追求者，但以前他们从没这么轻易得到过这一嘉许的表示。她经常只让他们倾诉、乞求，敷衍他们，不明确表示可否，他们烦恼时便报以笑颜，他们高兴时则略显冷淡。但现在她实际上已经把明天全部的活动都许给了他们——答应野宴时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跳所有的华尔兹（而且他们决意要使每一个舞都是华尔兹！），并且一道吃晚饭。为了这些，被大学开除也是值得的。

成功给他们带来了满腔热情。谈论着明天的野宴，舞会和艾希礼·威尔克斯与汉·媚兰，抢着说话，开着玩笑，然后大笑不